

城市群空间性质的透视与中原城市群的构建

苗长虹^{1,2}, 胡志强^{1,2}

(1.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2.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区域是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论题。在地理学发展进程中,对区域的论争主要围绕地域空间、网络空间和空间的生产展开,并呈现出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的趋势。城市群空间是一种新的区域空间,具有地域空间、网络空间、空间的生产与建构等多重属性。空间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建构性,对空间的关注正从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空间生产离不开权力运作,空间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中国对城市群概念的认知和范围界定的争议源于区域概念的多重属性。以中原城市群的构建过程为实证案例,提出了中原城市群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城市群究竟是什么?”这一核心论题,透视了城市群空间的多重性质。最后,针对单一维度的局限性,提出了认知和界定城市群的多维度框架,包括领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网络(Network)和功能(Function)五个方面,并指出了今后进行城市群研究需要关注的理论重点。

关键词:地域空间;网络空间;TPSNF框架;中原城市群

1 引言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从最早初具区域思想雏形的区域史志记载,19世纪以来的近代地理学和区域学派的创立,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空间分析和地理学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兴起,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的产生以及新世纪以来“超越新区域主义”思潮的泛起,地理学围绕“区域”的讨论始终是学术争论的焦点(苗长虹等, 2011; 孙东琪等, 2011)。

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和重要标志,城镇化和城市群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和学术讨论中两个极其重要的与“区域”密切相关的概念。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根据土地、水资源、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城镇化地区,要求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

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强调城市群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赋予了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载体和平台的重大战略功能。然而,究竟什么是城市群?如何界定城市群?如何构建城市群?在规划实践、学术讨论和政策操作中,仍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甚至是观点的严重分歧,而这与地理学中“区域”概念的争论密不可分。本文拟从地理学有关“区域”概念的认知出发,以中原城市群的构建为例,以城市群空间的生产过程及其关键因素的分析为核心,剖析当前中国城市群规划和构建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以期为中国城市群规划和政策操作提供一些认识论方面的思考。

2 “区域”概念的辩论与区域作为“空间”的生产与建构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区域构成的世界中,区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维度。但现实中,人们对区域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在区域历史地理研

收稿日期:2015-02;修订日期:2015-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30637)。

作者简介:苗长虹(1965-),男,河南鄢陵人,教授,博士,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chhmiao@henu.edu.cn。

引用格式:苗长虹,胡志强. 2015. 城市群空间性质的透视与中原城市群的构建[J]. 地理科学进展, 34(3): 271-279. [Miao C H, Hu Z Q. 2015. The na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3): 271-279.]. DOI: 10.11820/dlkxjz.2015.03.002

究、区域功能分析、区域对比研究、地方认同研究中,区域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区域的解读,不同地理学流派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哲学假设和认识论、方法论基础。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区域到底是属于地域空间还是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Agnew, 2013),其核心问题是:区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为构建的(Entrikin, 2011)? 区域具有持续的稳定性还是容易随着时间演化(Sack, 1997)? 区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环境还是进行案例研究的尺度空间(Weitz, 1995)? 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是什么关系(Agnew, 1996)? 区域是封闭静止的还是动态流动的(Cresswell, 2004)? 不断的同质化和现代化对地方区域有着什么影响(Agnew, 1999)?

当前,地理学对区域的认知总体上可分为两大流派: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秉承“区域是地域空间”的学者,基于地理学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差异思想,认为区域是具有一种或多种共同特征的地域,核心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实地调查方法对区域的特征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区域被认为是有限的、封闭的、实体的地域,其内部在一些性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可以具有内部的分异(Jones, 2009)。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地域空间所表示的区域仅仅是小的地理单元(如人口普查区)的简单聚集,甚至包含有当地政府、公众的情感因素,没有体现出区域之间的功能关系,不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流”空间的大环境,他们据此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认为区域不再是根据相关属性进行的简单划分,而是由一系列“点”和“流”聚集而成的空间,强调的是区域中所存在的相互作用与联系(Hudson, 2007)。与“地域空间”相比,“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边界不确定性等特点。在区域是作为“地域空间”还是“网络空间”的二元对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寻求一种“中间路线”,认为单一的维度对区域进行界定均有失偏颇,二者的结合才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由此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多维度空间”的概念(Massey, 2007),为“空间”的生产提供了一种从多维认知的新视角。

2.1 区域作为“地域空间”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经典方向。自洪堡、李特尔开创近代地理学以来,在李希霍芬、赫特纳和哈特向等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注重“区域差异”和“区域独特性”研究的“区域学派”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苗长虹等, 2011)。虽然在20世纪50-60年

代,由于地理学计量与理论革命对区域研究传统的冲击,以及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的过度信赖,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一度被人们忽视。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激进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的相继崛起,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再度受到人们重视,前者将区域看作是资本积累的有效工具,认为区域差异是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背后的劳动空间分工所决定的,区域作为“地域空间”,其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产物;后者将区域的进步和发展看作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构成了全球经济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载体(Keating, 1998)。激进地理学所强调的“空间政治学”和“新区域主义”所强调的“区域竞争力”,虽然对区域不平衡发展成因的认识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均继承了地理学悠久的“区域研究”传统,均将区域看作是一个对内具有一致性,对外具有独特性的地域空间,即有界的、相对静态的和封闭的实体空间单元(Krisztina et al, 2013)。

2.2 区域作为“网络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信息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持续不断深入发展。在这样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众多的城市经济早已突破传统的区域边界,成为全球城市区域的一部分,跨国家、跨境界、跨区域的网络空间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Castells, 1996)。原有的地域空间因其静态、封闭的特点而受到批判,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更加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地域空间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摒弃传统的“地域空间”概念,转向以“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哲学范式,依托“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话语理论”的网络空间进行研究。Castells(1996)在对全球化背景下信息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前的“地方空间”正逐渐被“流空间”所取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关系网络构成的区域世界中。网络空间与传统的地域空间不同,不是表征对某种现象区域一致性的划分,而是指由一系列节点和流构成的区域,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边界不确定性等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区域进行认知,就需要有关系思维,不能就区域论区域。正如Allen等(2007)在研究英国区域发展差异的时候所指出的,在一个动态联系世界的大背景下,对地区发展进行解释不应纠缠于区域自身固有的因素,而应首先从不同区域的相互关系着手。

2.3 区域作为“多维度空间”

“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属于截然不同但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任何单一维度的区域研究都不能完整准确的对区域进行表达,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不是“或”(either/or)而是“和”(both/and)的关系(Hudson, 2007)。Jessop提出了“同质多形”概念(Jessop et al, 2008),认为区域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倡导用“领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网络(Network)”研究框架(TPSN)对区域进行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络空间”受到的关注不断上升,但在网络空间流派中,也出现了基于现实主义的“温和派”,对一些过于激进的网络空间观点表达了不满,认为传统的地域视角同样是对空间关系的一种表达,网络空间过度强调区域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忽视了区域差异的研究,而且网络空间的很多观点并没有完全符合其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假设,相关举措制定依然有地域空间行政管理安排的影子,“温和派”据此提出对空间进行“多维度”界定才是最终的努力方向。而且,“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能够融合共生,乃在于二者之间具有极佳的互补性。因为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虽有着各自的不足,但同时具备对方没有的优点,如“地域空间”的特点是边界明确,有利于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政策的落实,但是对区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重视不够;“网络空间”虽重视对象间的联系,对区域界定更具有科学性,但是其边界模糊,需要落实到明确空间上的相关政策或研究可能就难以展开,所以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更好的对区域进行表述。

2.4 区域作为“空间的生产与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论是地理学还是社会科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这里的“空间转向”,不仅涉及大家熟知的对实证主义分析范式的批判,而且还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批判哲学的影响,并涌现出一系列立足于空间而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社会理论。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注意到,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为扭转社会分析中这种重视时间而轻视空间的偏向,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重大命题,强调空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关键要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重组和转化,并将自身投入到资

本主义的下一轮生产中去(Lefebvre, 1992)。由此,空间本身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它是人类活动、人类建构的产物。从“空间的生产与建构”出发,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讨论和理解空间。

2.4.1 空间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建构性

首先,“空间”包括我们讨论的“城市群”概念,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建构性。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建构性或者社会性,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实体,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建构的实体。因此,大家对城市群的概念、内涵、边界存在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城市群为何有不同的范围?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可以从不同的学术维度来看待“空间”这一概念。

2.4.2 从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

传统上,我们把“空间”看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强调的是空间中的生产,特别是生产的空间区位。但现在,我们论及空间,不仅仅是将空间看作是承载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而是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在“城市群”战略设计中,包括很多“国家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的构建,从概念本身来讲,它都代表了空间本身的一种生产。我们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待空间的生产?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城市群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在论证的时候,站的立场很重要。正如列斐伏尔所讲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空间是国家的政治工具……”(Lefebvre, 1992)。大家在谈这些不同的空间概念时,你可能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或是资本的立场上,或是站在某一个阶层的立场上,总体来讲,你背后都有一个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成分。所以,我们可以把“空间”看作是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它本身包含着我们所说的权力的不平等。

2.4.3 空间生产离不开权力运作

空间的生产充满了权力的运作,这意味着空间的社会和历史建构,乃是权力运作的过程及其结果。这里的权力有很多种类型,包括“学术权力”,“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等,实际上在对城市群空间的建构过程中都有引入,都在发挥作用。学者们在论及城市群的时候,肯定也有自己的立场,体现的是学术“权力”和所构建的“实体空间”之间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是造成人们对城市群概念和范围认识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2.4.4 空间和城市群本身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更是一个话语建构的产物

我们现在谈论的“全球化”、“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等流行概念,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过去划分经济区,后来作城镇体系规划,现在不少人将这些概念都用“城市群”这个概念来生搬硬套。在话语建构中,有的人将本来是经济区的概念视作城市群,将城市群等同于经济区。还有,过去所说的“现代城镇体系”概念和现在的“城市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一些人将城市群等同于现代城镇体系。这些不同类型话语的建构,是时代的学术进步,但也是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表达。

3 中原城市群的构建

中原城市群的构建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不同阶段的演进可以看出对城市群概念的认识在政府和政策层面的一些重要变化。

3.1 中原城市群作为经济隆起带和经济区

2003-2008年是中原城市群构建的第一个阶段。2003年,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的主持下,河南省制订了《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其中提出: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是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这是政府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概念,中原城市群得到大家的认同是以这份文件为准的,但它并不是从学术出发进行的界定,而是从政府出发界定的范围。这里的“九城市”中原城市群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板块,也就是经济区的概念。因此,中原城市群一开始实际上是作为河南省内的一个经济区提出来的,在河南省经济区域划分中,中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构成了其基本板块。

3.2 中原城市群作为省域城镇体系

2009-2010年是中原城市群构建的第二阶段。河南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省。除中原城市群外,周边的9个地市特别是地处黄淮的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河南省在大力实施中原城市群战略,周边地区该怎么办?

周边地区的利益诉求激发了省主要领导对中原城市群战略的思考。2009年1月,在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郭庚茂的倡导和推动下,河南省发改委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一极两圈三层”的总体架构:“‘一极’即郑汴新区,‘两圈’即以郑州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的‘半小时交通圈’和‘一小时交通圈’,‘三层’即中原城市群核心层、紧密层、辐射层,其中核心层指郑汴一体化区域,紧密层包括洛阳、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七市,辐射层包括南阳、鹤壁、濮阳、三门峡、安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周边9个省辖市”^①。这样,中原城市群在概念和范围上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概念上,中原城市群在政府层面被看作现代城镇体系,而不再是一个经济区;在范围上,中原城市群不再仅仅包括9个地市,而是扩展到全省全部18个地市。

3.3 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2011年以来是中原城市群构建的第三阶段。2010年,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倡导和推动下,河南省开始谋划“中原经济区”。2010年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正式将中原经济区列入中央政府发布的重要文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中原经济区”的表述为:“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陆桥通道横轴和京哈、京广通道纵轴的交汇处,包括河南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部分地区”。同时提出:“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以郑州为中心,以郑汴(郑州、开封)一体化区域为核心层、以‘半小时经济圈’城市为紧密层,以‘一小时交通圈’城市为辐射层的‘一极两圈三层’的空间开发格局”。可见,该文件对“中原经济区”的表述,只是将中原城市群这一概念简单换成了中原经济区,二者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2011年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又提出来一个更大的跨省区概念。2012年出台的《中原经济区规划》一方面还原了原涵盖九城市的中原城市群这一“经济区域”概念,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涉及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大中原城市群”概念^②。

2013年9月,中原经济区五省30个市在郑州举行了中原经济区首届市长联席会议,签署了共同推

①新华网:“解读河南‘一极两圈三层’蓝图:郑汴新区是核心”,http://www.ha.xinhuanet.com/add/touti/2009-09/28/content_17828433.htm。

②《中原经济区规划》提出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以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并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涉及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5个省的30个省辖市和3个县(区)。《中原经济区规划》强调加快中原城市群原有9个城市的融合发展,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打造高效便捷交通走廊,强化“米”字形发展轴节点城市的互动联动,实现中原城市群扩容发展,最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中原城市群。

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将全力打造跨省级行政区域的中西部城市群,使之成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南北呼应、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朱殿勇,2013),这里的“中原城市群”概念是指“大中原城市群”。在国家强调跨区域协同发展这一战略导向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中央政府负责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规划编制和组织实施”,国家发改委随后启动了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为顺应国家的战略导向,《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点强调了国家把中原城市群作为“中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跨省级行政区的三大城市群之一”这一战略机遇和发展目标。由此,在河南省政府正式出台的文件中,明确用“中原城市群”替代“大中原城市群”的概念,旨在谋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类似的国家战略地位。

3.4 中原城市群构建的问题与迷失

从上述政府和政策层面所勾勒的中原城市群的构建过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战略导向、语境和文本中,城市群的概念指向和范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为什么?这种差别在战略实施层面会产生什么问题?

目前,河南省主要聚焦三大国家战略:一是粮食核心区,二是中原经济区,三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三大战略中,“粮食核心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两大战略镶嵌在“中原经济区”战略中。如果将中原城市群等同于经济区,经济区中又有大量的基本农田和粮食核心区,而基本农田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是限制开发区,这样会不会产生一些内在的冲突?对河南或中原经济区来讲,面对不同的城市群划定方法,如何协调城市群作为承载城镇化、工业化的人口、经济载体的战略功能与粮食生产功能二者的关系?

4 中原城市群构建的论争:城市群究竟是什么?

上述中原城市群构建中呈现的问题或者论争,其原因何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和规划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涉到城市群这一概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是城市群?城市群究竟是一个由实体区域组成的“地域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由城镇节点组成的“网络空间”的概念?

4.1 城市群作为实体地域空间

顾朝林在“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城市群概念的来龙去脉(顾朝林,2011)。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城市群概念的最终指向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们最初大多都是在“实体地域空间”的层面上来界定城市群概念的,如格迪斯的“集合城市”(Conurbations)、戈特曼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麦吉的“城乡过渡区”(Desakota)、宋家泰的“多中心的城市区域(系统)”、薛凤旋的“扩展型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周一星的“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姚士谋等人的“区域生产空间”和“城市分布的区域系统”等。与此同时,美国常用的“都市区”、日本常用的“都市圈”、联合国常用的“城市集聚体”(Urban Agglomeration)等概念均指实体地域空间。在姚士谋等人的《中国城市群(修订版)》中,城市群被表述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姚士谋等,2001)。方创琳等在其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文献中,同样将城市群概念界定为: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并强调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都市区和都市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方创琳,2014)。显然,这里的城市集合体或城市群体,仍然是一个实体地域空间的概念,是由地域上相邻的城市区域集合而来。也许正是基于对实体地域空间的偏爱,顾朝林(2011)指出,“简而言之,中国的城市群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概念,即西方学者、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城市体系概念”。

实体地域空间的城市群概念虽然便于规划研究和政策操作的进行,但明确的地理空间边界往往充满着利益的争夺,进而使城市群成为空间政治博弈的载体,其边界的识别和界定在城市群空间生产中是多方关注的焦点。如中原城市群,其边界究竟是9个地市?是全省18个地市?还是中原经济区

30个地市?中原城市群究竟是作为区域经济概念的某种类型的“经济区”,还是作为经济区支撑的“城市(镇)体系”?在区域作为实体地域空间的概念中,从城市、都市区到更大尺度的经济区、大都市带,都属于常见的地域实体。那么,城市群和经济区、都市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一些人把城市群概念和经济区概念混淆使用,如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4》(刘士林等,2014),将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城市群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和评价,这种将经济区等同于城市群的概念是否合适?城市群的划定是否需要以都市区为基础?如果将经济区等同于城市群,如何解决区域在主体功能定位上的冲突?这一系列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推敲和探讨。

4.2 城市群作为城镇网络空间

城市群不仅仅是一个以多个城市为核心的复合城市区域系统,或者是由若干都市区地理链接而成的“大都市带”,城镇之间的高密度一体化网络联系才是城市群空间的基本特征。自卡斯特倡导“流空间”和“网络社会”以来,在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人们日益关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对城市一区域空间组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围绕着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和巨型城市区域等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枢纽,一种从网络空间来认知和界定“区域”的学术思潮迅速兴起。在欧美学术界,与中国“城市群”概念最为接近的是霍尔所倡导的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概念,它是指以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为中心,由众多城市以及周边的小城镇组成的结构复杂的庞大网络状城市复合体(Vast Networked Urban Complexes),又称“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顾朝林,2011)。霍尔等人强调,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全新城市形态,它以一个或多个较大城市为核心,10~50个城市(镇)集聚而形成的城市区域,这些城市依托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电信电缆所传输的人流和信息流,通过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分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既具有实体的独立性,同时表现出“流空间”的区域特点(Hall et al, 2006)。为突出巨型城市区域作为多中心网络空间的理论基础,霍尔等不仅强调了其与克里斯泰勒七层级城市等级体系以及戈特曼“大都市带”的根本区别,分析了全球化、信息传递(电子的

和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和向高端服务经济转变所催生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的涌现,而且还强调了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4个理论来源:一是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或者全球城市的概念,二是世界城市网络的概念,三是对全球城市区域的重视,四是卡斯特提出的影响广泛的网络社会内的流空间概念。这些理论要么偏向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外部功能网络连接,要么偏向全球城市区域和网络社会的内部功能网络连接。归纳起来,巨型城市区域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假设:交通和(特别是)通讯费用的降低与新的信息集聚经济一起,导致了这种全球巨型城市区域内高度复杂的“流空间”的出现,重构了先前的地理关系(Hall et al, 2006)。

按照区域作为“多中心”的“网络空间”来理解,国内一些学者对城市群概念的界定也出现了从实体的地域空间向城镇网络空间的转变。如顾朝林(2011)提出城市群是围绕中心城市形成的城市集合体,同时强调城市群是一个在经济上具有联系性、功能上具有协作性、交通上具有一体性的社会空间网络。有的学者则从“集群”的视角对城市群进行了界定,认为城市群是由一系列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城市,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依托现代交通通信网络形成的具有相对完善的各类经济文化功能的城市集群(张倩等,2011)。

如果城市群按城镇网络来理解,作为城镇网络概念的中原城市群与区域城镇体系又是什么关系?中原城市群的构建是否就意味着区域城镇体系的构建?但问题是,按城镇体系来界定城市群,就会出现区域范围扩大,城市群范围也相应扩大,城市群的结构也随之变化。如中原城市群,扩大到全省是“一极两圈三层”的格局;扩大到中原经济区则呈现以“米”字形城镇发展轴为支撑的放射状、网络化格局。这种随区域而扩大的城镇体系网络的城市群概念有无自身边界的约束?中原城市群从9个城市到全省18个地市、再到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的扩展,是否已超越了城市群概念的内涵?不仅如此,正如霍尔等人在分析巨型城市区域与克里斯泰勒七层级城市等级体系的重大差别时所强调的,巨型城市区域中的高等级城市节点的全球城市功能是外部功能网络连接的产物,并不能由区域中心地等级体系来解释和推演,同时不同等级城市节点之间的职能分工又被“流空间”所重塑而变化。因

此,如果用传统的区域城镇体系来界定城市群,就难以真正认识城市群作为网络空间的本质特征。

4.3 城市群概念的多重性质

当前对城市群概念认知和政策、规划上的歧义性主要是源于区域作为“空间”概念的多重性。如前所述,现在很多空间概念是实体地域空间的概念,比如城市、都市区、都市圈、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大都市带等,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来划定一个地域范围;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空间除作为实体区域外,还有“关系”空间或者“流空间”的内涵,比如城市网络、城市集群、城镇体系等,其边界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同时,当前的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往往存在着思维上的二元对立,如地方空间与流空间、地方集群(产业区)与产业集群、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与城镇集群(Urban Cluster)等。不消除或者协调这些思维上的二元对立,就难以在学术层面、政府层面和规划政策层面,形成对城市群概念和边界识别的共识。

另外,城市群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建构,还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身份歧视的问题。在中国,城市群作为一个政治和政策空间,领导人要去作政治平衡,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出很多版本的“城市群”概念。但是,这样的城市群概念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是不是和学术上的概念相一致?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有些情况下,大家对城市群的概念和范围并没有充分的认同,却抱着“搭便车”想法加入。伴随着区域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国家对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培育和规划的重视,那些地处省级边界地区的地市自身有其所在的省内城市群概念,现在又加入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难免出现“一女二嫁”现象,比较典型的是安徽的皖江城市带,究竟是归入长三角城市群还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国家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原来纳入中原经济区的邢台和邯郸,究竟是归入京津冀城市群,还是归入(大)中原城市群?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从规划和政策操作看,我们需要作为实体地域空间的城市群概念;但从城市群网络联系的本质属性看,我们又需要作为城镇网络空间的城市群概念。为了协调、整合这两种城市群概念,霍尔等人的“巨型城市区域”和国内学者如顾朝林、姚士谋、方创琳等人的城市群概念,都在此方面进行了努

力。从概念的学术性和操作性出发,我们赞同国际同行有关“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关系不是“或”(Either/Or)而是“和”(Both/And)的关系。我们认为,可借用 Jessop 的“领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网络(Network)”的区域分析框架(TPSN),加上霍尔“巨型城市区域”和戈特曼“大都市带”等所强调的“功能(Function)”这一维度,并基于中国国情和城镇化、城市群现象的独特性,需要建立一个包容“领土、地方、尺度、网络、功能”在内的“五位一体”(TPSNF)的城市群分析框架。这里,领土代表一个实体的自然地理或行政管辖空间,是城市群研究的实体地域空间,可对应中国的城市经济区,如中原经济区;地方代表领土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由自然资源、文化实践、经济和政治体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可以是一个社区、城市、都市区、都市圈,甚至是一个大都市带。因此,领土和地方的概念均有尺度依赖性和敏感性,均离不开“尺度”的界定和尺度关联的分析。同时,在领土中,地方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联系是通过“流空间”或者说“网络”而进行的,对“流”和“网络”进行识别是城市群分析的中心工作;而这些“流”和“网络”所塑造的,正是领土和地方在多种“尺度”上的功能,如在全球和跨国尺度上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的出现,在国家尺度上国家中心城市的形成等。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群首位城市的对外服务功能和对内联系网络决定了城市群适宜的分析尺度。如中原城市群,如果首位城市郑州以“国家中心城市”为建设目标,那么其城市群边界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最早所界定的9个城市,将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范围扩大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而成为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就有其合理之处。因此,用“领土、地方、尺度、网络、功能”所组成的“TPSNF”框架来分析、识别和界定城市群,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5 结语

正如顾朝林(2011)所强调的,“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的多,中国城市群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目前,围绕中国城市群概念的建构、识别和规划实践、政策操作,都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但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关于城市群的概念较为繁多,观点各异,大多是从地域空间或网络空间某一角度

进行的界定,对城市群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仍然不足。中原城市群构建的过程和概念及范围的变迁,说明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在不同的语境和利益诉求下对城市群概念有着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认知的成因可以从地域空间、网络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等不同的视角来加以解释。正是空间概念的多维度性使不同学者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产生了较大的歧义,面临着地域空间和网络空间的两难冲突。在政策实践或规划操作中,也没有根据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学理上的阐释。如何科学认识城市群概念、识别和界定城市群的边界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学术操作和实践需求看,我们需要将城市群看作是一个地域实体概念,但也需要更加强调“流”和“网络”联系的本质。为此,我们初步提出了包括“领土、地方、尺度、网络、功能”在内“五位一体”的TPSNF城市群分析框架,并强调城市群的概念界定、识别和作为空间的生产,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理清以下问题:

(1) 作为实体地域空间的城市群概念如何界定? 边界如何划定? 与经济区是什么关系? 基本空间单元是地市还是县甚至是乡镇? 是否需要像“大都市带”那样,以都市区的界定为基础?

(2) 作为关系网络空间的城市群概念如何界定? 与区域城镇体系是什么关系? 高等级城市节点的功能如何判断? 网络边界如何划定? 基本节点单元是城镇还是都市区?

(3) 城市群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生产的过程,作为话语空间的城市群概念如何实现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认和良性互动?

(4) 实体地域空间和关系网络空间的城市群概念能否统一到一个城市群概念中,如何统一? 一个地方或城市能否纳入两个甚至多个城市群?

(5) 城市群的网络和功能如何随领土、地方的分析尺度而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这些网络和功能如何得到有效描述和分析?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方创琳. 2014. 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J]. 地理学报, 69(8): 1130-1144. [Fang C L. 2014. Progres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8): 1130-1144.]

顾朝林. 2011. 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研究, 30(5): 771-784. [Gu C L. 2011. Stud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5): 771-784.]

刘士林, 刘新静. 2014.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2014[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Liu S L, Liu X J. 2014. 2014 report on Chinese city groups[M]. Shanghai, China: Orient Press Center.]

苗长虹, 魏也华, 吕拉昌. 2011. 新经济地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Miao C H, Wei Y H, Lv L C. 2011.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孙东琪, 朱传耿, 王振波, 等. 2011. 中国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6(2): 25-30. [Sun D Q, Zhu C G, Wang Z B, et al. 2011.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outlook of regional geography in China [J]. *Human Geography*, 26(2): 25-30.]

姚士谋, 朱英明, 陈振光, 等. 2001. 中国城市群[M]. 2版.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Yao S M, Zhu Y M, Chen Z G, et al. 2001. Metropolitan areas of China[M]. 2nd ed. Hefei, China: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张倩, 胡云锋, 刘纪远, 等. 2011. 基于交通、人口和经济的中国城市群识别[J]. 地理学报, 66(6): 761-770. [Zhan Q, Hu Y F, Liu J Y, et al. 2011.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based on assess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6): 761-770.]

朱殿勇. 2013. 中原经济区首届市长联席会议召开[N/OL]. 河南日报, 2013-09-11(1)[2015-02-25]. http://newspaper.dahe.cn/hnrb/html/2013-09/11/content_955365.htm?div=-1. [Zhu D Y. 2013. Zhongyuan jingji qu shoujie shizhang lianxi huiyi zhaokai[N/OL]. Henan Daily, 2013-09-11(1) [2015-02-25]. http://newspaper.dahe.cn/hnrb/html/2013-09/11/content_955365.htm?div=-1.]

Agnew J A. 1996. Time into space: the myth of 'backward' Italy in modern Europe[J]. *Time and Society*, 5: 27-45.

Agnew J A. 1999. Regions on the mind does not equal regions of the min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3: 91-96.

Agnew J A. 2013. Arguing with regions[J]. *Regional Studies*, 47(1): 6-17.

Allen J, Cochrane A. 2007. Beyond the territorial fix: regional assemblages, politics and power[J]. *Regional Studies*, 41(9): 1161-1175.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M]. Malden, MA: Blackwell.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Entrikin J N. 2011. Region and regionalism[C]//Agnew J A,

- Livingstone D N. Sage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UK: Sage: 344-356.
- Hall P, Pain K. 2006. 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M]. London, UK: Earthscan.
- Hudson R. 2007. Regions and regional uneven development forever: some reflective comments upon theory and practice[J]. *Regional Studies*, 41(9): 1149-1160.
- Jessop B, Brenner N, Jones M. 2008. Theorizing sociospatial relation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26: 389-401.
- Jones M. 2009. Phase space: geography,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beyon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 487-506.
- Keating M. 1998.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and political change[M].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Krisztina V, Arnoud L. 2013. Conceptualizing the region: in what sense relational[J]. *Regional Studies*, 47(1): 18-28.
- Lefebvre H. 199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London, UK: Wiley-Blackwell.
- Massey D. 2007. World city[M]. Cambridge, UK: Polity.
- Sack R. D. 1997. Homo geographicus: a framework for action, awareness and moral concern[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eitz E D. 1995. The realms of identities: a comment on class and politics in Milan[J].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9: 289-294.

The na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MIAO Changhong^{1,2}, HU Zhiqiang^{1,2}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research is one of the core topics of Geograph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ography, the debate on region is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territorial space and network space—and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change from one-dimensional space to multidimensional space. Regions were often considered as a space that has one or more common features among its components, and a region is bounded, close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regional relation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etwork space,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gions. A network space is open, dynamic, and with uncertain boundaries. Increasingly, the single dimension to regional definition was viewed as biased. The space of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a new type of region. It has multiple properties, not only as a territorial space and network space, but also as the place where space is produced and created.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perspective between territorial space and network space. Attention of regional research is shifting from production in space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tsel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the operation of power, and space is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debates of a region as a territorial space, or a network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bates on the concepts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Taking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examined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addressed the vital question: What is 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nature? In order to coordinate and combine the varied dimensions on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 we put forward a TPSNF framework to integrate the five dimensions for defin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erritory, place, scale, network, and function and proposed some key research focu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ce; network space; TPSNF framework;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